

## 第十回 戲嬌姿眾狂鬼欺孤 憐弱質老封君認女

卻說這曹義媳婦卻緊貼雪姐外間安歇，終比別人留心。睡了一覺醒來，便叫道：“姑娘睡熟了麼？”叫了兩聲不應，想是睡熟，不去驚動。又睡了一回，已交五鼓時分，總不聽得房裏聲響，往門縫裏看時，裏面燈已滅了，不放心，因起來披了衣服，套上鞋子，推開門摸進房來。口中輕輕叫著：“姑娘”，摸到他床上來，誰知黑暗中木椅絆了一跌，爬起來卻摸著雪姐的兩隻小腳兒懸空掛著，嚇了一跳，喊叫起來，驚得兩廂眾婦女一齊都醒。祇聽得曹義媳婦口裏亂叫：“不，不，不好了！姑，姑，姑——娘，娘弔死了！快，快拿燈來。”眾媳婦聽得姑娘弔死，都害怕，不敢起來。裏面曹義媳婦著急，磕磕蹦蹦摸到外間，摸著了門，連忙開了，口裏亂喊：“你們快，快些拿，拿燈來！”那眾婦人也有在床上幫著喊的，一片聲響。

那外邊曹義等驚醒，聽得內裏吵嚷，急忙起來拿著燈火入內，問道：“你們吵甚麼？”眾婦女在兩廂房，見曹義拿燈進來，纔敢從被窩裏伸出頭來。祇見他媳婦倚著門框兒在那裏發抖，口裏打達達兒道：“姑，姑娘弔，弔死了！”曹義聽得著了急，連忙走進房去看時，見雪姐懸梁高弔，口裏祇叫得：“怎了！怎了！”忙叫他媳婦進來相幫解救。他媳婦祇是抖，不敢進來。曹義著急，祇得踏上椅子，拔出身邊小刀，一手抱住雪姐，一手將條子割斷，雙手抱將下來放在床上，將項上條子解下，已是直挺挺的渾身冰冷，斷氣久矣！此時眾婦女已走進來，亂穿衣服，慌做一團；也有害怕發抖的，也有憐他落淚的，也有咒罵尤氏的。這回鬧得隔壁宮店內俱已知道。大家起來，聽說已是不能救了。曹二府祇是跌腳嘆氣，吩咐不許聲張。那尤氏聽得雪姐死了，甚是爽快，道：“死了一百個，祇當五十雙。買條蘆席捲去埋了就是了！何必這般大驚小怪？”

此時天將黎明，曹二府與眾親友商量，就叫曹義同店主人買了一口現成棺木，又與了店主人幾兩銀子叫他掃除房屋，留下曹義叫他收拾盛殮，抬在北門外義塚地上擇高阜處埋葬，事畢隨後趕來。因留下十多兩銀子與曹義使用，又留下一副名帖，惟恐地方有生事之人，即往本縣稟究。

這店主、街坊知他是個現任分府，且又得了他銀子，落得做人情，誰來管他閑事？這曹二府已先自起程前進。這曹義就央了店主人家婦女到來與雪姐整理頭髮，穿著衣服。原來曹二府買了雪姐就叫了幾個裁縫與他連夜做了幾件衣裙，到任時好穿，俱交與曹義媳婦，如今都將來與他穿在身上，就將他所有被褥裝裹停當。這些來看的婦女們見雪姐面色如生，都說：“好一個齊整姑娘，可憐如此死了！”多有與他陪眼淚的。及裝釘好了，曹義又買了些金銀紙鏢，僱人抬出北關外義塚地上，檢了個高阜處，與一高塚相近，埋葬停妥。這曹義到做了個送喪之人，陪了許多眼淚。事畢已是晌午時分，隨謝別了店主人等，飛馬去趕前車。這事敘過不表。

卻說那許俊卿自從打發林媼過江去接女兒，第二日卻值殷勇回來看望他母親。又等到第三日，還不見回來，想必是金家留住，正想明日打發殷勇過江去接。到第四日卻見金振玉一早到來謝壽，即說：“昨日甥女早飯也沒喫，祇喫了兩個點心，執意要回來，連外婆也留他不住。因為我有事，不曾親送他回來。”許俊卿嘆道：“他何曾回來？我今朝正要叫勇兒去接，怎麼說昨日就回來了？”金振玉失驚道：“他昨日一早同他乾娘回來的，這卻奇怪了！”因想道：昨日江上平風靜浪諒無他虞，卻是何緣故？許俊卿著急道：“事出意外，不宜遲延，我與大舅快些喫了便飯，大家沿江分頭去找尋，必定有個來蹤去跡。”金振玉歎著想道：這沿江一帶又無親戚去處，總有相留之處，豈有不先寄個信息回來的？這事看來定然多凶少吉。許俊卿道：“我祇有這個女兒，倘有不測，我這老性命也休了！”金振玉道：“姊夫且免愁煩，但願無事。我們喫了飯作速去找尋要緊。”

說話之間，殷勇卻從外回來，與金振玉拜了揖，因說起這事，殷勇跌腳道：“舅舅不知，如今這長江裏歹人甚多，倘有不測，如何是好？”許俊卿道：“他們祇是兩個空身婦女，難道青天白日怕強盜打劫了他不成？”金振玉道：“殷嫂雖可保無事，祇怕外甥女身上多有不利。”許俊卿聽了，一發著急。當下大家同喫了早飯，即分路去找尋；殷勇當時卻從上水一路找尋去了；這裏舅舅，一往下水，一往沿江村落、碼頭去找尋，不題。

且說這陰陽神鬼之道，人所共知。其中幻化莫測之事雖云罕見，亦何地無之？聖人不肯語怪語神，是惟恐世人相惑，然並不曾說個沒有，故云：鬼神之為德，其盛矣乎，又云：“敬鬼神而遠之”，是明明說有鬼神，不可褻媚。如先賢邵康節祭祀不廢冥資，程伊川坐臥不對塑像，他如麗娘再世、倩女還魂，田三叟活唐宮人於百年，鄭婉娥配生夫婦於隔世；確鑿之事，不可枚舉。昔人作《無鬼論》，卻白日與鬼坐談而不知，此乃拗癖迂儒，徒為鬼所笑耳！但鬼之一道，卻有差別，不可概論。其中因忠義節烈而死者，化而為神；狂蟲橫逆而死者，化而為厲；至抱屈含冤無辜而死者，往往顯形著跡，不可勝數。至於罪惡深重，如忤逆不孝、謀反叛逆、十惡不赦之徒，其魂必為鬼拘神責。地獄之設，正為此輩。若壽數已盡、安然而死者，其魂魄無所拘束，飄飄蕩蕩猶如夢寐一般，故昔人有云：“黃泉若遇舊相識，祇當飄流在異鄉”，此言實切至理。凡為人在世，勸大眾多結些良緣，多行些好事，切不可輕易與人為讎；不但生時見面為難，即死後遇著也是個皺眉之事。要曉得，這陰間陽世、人鬼相聚總是一般。

且說這雪姐不合理於義塚，這所在原都是些無主孤魂，五方雜處，賢愚不等。這雪姐一點貞魂不散，隨至其處，卻見也是一個村莊一般，有許多人。那房屋也有草舍瓦房，參差不等；那男女也有老少強弱，往來不一。看見雪姐到來，俱各歡喜，聚集攏來，動問來歷。內中有那善良男婦，為之感嘆；卻就有幾個狂且不端之徒，看見雪姐生得美貌，又且是異鄉孤弱，以為可欺，遂把言語勾挑戲謔。雪姐見此光景，忍氣吞聲，閉門不理。誰知夜間這班惡少敲門打戶，也有穢言褻語的，也有恃強逞橫的，竟無寧息。雪姐杜門忍氣，想道：“我直如此命苦！生前遭此慘毒，尚作完人，死後又遭此輩欺凌，如何防禦？聞得陰司有閻羅管轄，難道這裏竟無冥官職掌，聽憑這些兇徒欺凌良懦？”正在恐懼之際，忽聞啾啾雞聲，此輩纔紛紛散去。

這日正在愁苦，忽見一位儀容端麗的娘子到來，雪姐甚喜，即請上坐，就下拜，動問姓氏住居。那娘子笑而不答。雪姐又將自身孤苦，被這些惡少欺凌的事泣涕告訴。這娘子道：“你且放心，這緊間壁有一劉封君，是個誠厚長者，係眾所欽敬之人。前日他往慈雲庵聽點石禪師講經，不日就回。待他回來，你可投他告訴，自然保你安居清靜。況你陽壽未終，皆因你前世與那尤氏有夙冤相報，故遭此慘亡。那曹二府前生有欠江七、江五等之債未還，故今生受其局騙。今填還此報，冤結已解。那江七將你乾娘謀害，到頭自有報應。日後你父女相逢，福祿未艾。但得終身持誦《大悲神咒》，便永無災厄相侵。”雪姐聽言，知是菩薩降臨指點，即跪求教誨。這娘子即口授數遍，雪姐已是了然，遂拜倒在地道：“不知娘娘是何仙聖？弟子情願常侍左右，以領慈訓。”娘子微笑道：“我便是這

安得相從？將來你與我女兒同堂共室，便知端的。”因嚮袖中取出一粒丸丹道：“這是我在南海求來的。”令雪姐吞下道：“此可去你周身痛苦，又可保你房舍不壞。”說畢飄然而去。雪姐正欲挽留，祇見一道金光，倏然不見，心下又驚又喜：感得菩薩降臨，指點我的言語一一記得，但不知這劉封君卻是何人？說他不日就回，諒有下落。且吞丹之後這周身痛苦忽然而愈，因望空拜謝。從此一意虔誠記誦《大悲神咒》，便覺暗室生光。以前那幾個惡少，遠遠看見，似有畏懼之狀。雪姐心下甚喜。

到夜分時，有那鄰近婦女來邀他同去觀看道場，享受些馨香齋供，雪姐口中不住持誦神咒，這些同行婦女都覺幽暗之中忽生光彩，因問：“雪姑娘所誦是何經典，有些靈騙？”雪姐道：“此是觀音菩薩《大悲神咒》，虔誠叩誦，永無災厄。”眾婦女都要拜求傳授。雪姐道：“這是大善功德。你們若能虔誠拜誦便可出此幽途，超生善果。”因嚮眾婦女逐句教道，眾婦女歡喜無量。自此雪姐卻為眾所欽敬，且不時受他們的供養，卻也歡喜。

這一日正與眾婦女一處持誦，忽見眾人嚮西指道：“劉公公回來了。”雪姐抬頭一看，見一位老者鬚髮蒼白、高巾闊眼，曳杖而來。到得跟前，看見雪姐便問道：“這位可是許家雪姑娘麼？”雪姐見問倒喫了一驚，應道：“正是。不敢啟問公公可是劉老封君麼？”老者笑道：“我與你正是緊鄰，且請到寓中敘話。”雪姐就跟著老者回來，卻就在自己隔壁。幾間房屋，雖不宏壯，卻也潔淨。家中原有一個老僕伺候。進到中堂，雪姐就下拜道：“念奴孤弱無依幸得依傍公公，望乞垂慈覆庇，庶不致為匪人欺侮。”說著流下淚來。老者連忙扶起，道：“我昨日在慈雲庵中遇一仙姥，說起小姐始末，都已盡知；並說老夫流寓無幾，不日有三小兒到來搬取回里，小姐亦可再生，一同回到寒家；說你與他甥兒有婚姻之好，直待到辛壬相交，纔了你終身大事。這是仙姥之言，日後必有下落。目前囑我看顧，但你是一個孤子女子，恐往來多有不便。”雪姐道：“公公若不嫌異鄉孤弱，情願拜為義父，朝夕侍奉。”劉公大喜道：“如此甚好！”雪姐就請劉公端坐，重復恭恭敬敬拜了八拜，劉公受了四禮，從此即以父女相稱。雪姐亦將前日遇一仙姥到來指示的話說了一遍。劉公道：“如此說，我在慈雲庵遇見的就是這位仙姥了。我與汝同回之期不遠，且宜靜待。”

原來陰間與陽世一般亦可僱覓僕婢伺候。當時劉公吩咐老僕，僱一使女服侍小姐。這劉公祇有三子，並無女兒，今得雪姐為女，親愛過於所生。雪姐亦盡心孝敬，甚是相安；祇是時時想念生身之父與他乾娘，暗自悲泣。因記仙姥之言說與父親有重逢之日，又與他外甥有姻緣之分，正不知在於何時？諒仙聖之言決無虛謬，想到此處，又不覺暗自歡喜。劉公又常與他說及自己家世並寄寓此間的原委，因此雪姐盡知劉公家中一切備細。無事之時，便焚香誦咒，以消晨夕。這鄰近人家男婦知劉公認義雪姐做了女兒，都來道喜稱賀，免不得也要設杯酬答，總與人世一般，這都不在話下。

原來這劉公名芳，字德遠，祖貫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氏，年已望六。媽媽葉氏，同庚賢德，生有三子。祇因這年同他次子的丈人陸公合夥前往山東販買繭綢，不想到了沂水地方染患時疫而卒。陸公與他備辦衣衾棺木，原欲搬移回里，祇因那年江浙一帶倭寇作亂，道路難行，因此祇得將棺木暫瘞於北門義塚，插留標木為記，又恐有人損壞，復於棺上留一磚塊，上勒“吉水劉公之柩”，以便識認。原俟置貨回里通知劉家，再回來搬柩。不料其時倭寇猖獗，江浙一帶道路梗塞、商旅不通，直挨至次年春間方得回里，隨往報知劉家，將所置貨物，除去棺衾等費，開單照股分晰明白。——原來這劉公未出門之先一年，長子劉雲，字宇章，已領鄉薦。次年進京會試又中了第三十六名進士，分發吏部學習觀政，到八月內選授了山西平陽府曲沃縣知縣。正逢聖上誕生皇子覃恩，凡內外大小文武官員俱得申請封誥。劉雲因在京為父母援請了誥命，一面差人齎送誥命回家報信，一面即由京領憑赴任。原欲到任後再著人搬接家眷，那知劉公已歿？雖不能受享於生前，亦得榮被於泉壤，以此地下俱稱他為劉老封君。次子劉霖字潤蒼，是個誠謹之人，祇經營生理、照料家務；三子劉電字漢昭，年方十九，生得堂堂一表，膽勇過人，慷慨仗義，即於是年入了武學，輪槍擊劍，技藝絕倫；俱在家奉母；惟劉電尚未婚娶。這年十月間京差到家，請得話命回來，合家歡喜，誰知到得次年二月間陸公回家報此凶信，這劉孺人與兩子傷心悲慟。掛孝招魂是不必說。一面專差前往山西送信，一面到本縣報明丁艱，請詳移咨晉省。這劉電急欲往搬父柩，隨與二兄相商措置盤費，仍邀陸公同往山東。不料陸公因途路辛苦，又為倭寇作亂受了驚恐，回家得病，日重一日，至五月中身故，以致耽延時日。劉電前已問明陸公，知道瘞棺處所外有標木，內有泐磚記認，遂不避炎暑，拜辭老母、兄嫂，單身僱船由水路順流而下，前往山東進發。

不止一日，過了鄱陽湖，出湖口，走長江。這日行船到了一個臨江大村鎮，正待上岸買些食物，祇見那市梢頭沙灘上有許多人圍繞在那裏，又聽得哭聲如雷。劉電即叫停舟，上岸看時，祇見眾人圍著一個年老婦人尸首，內有一人號啕痛哭。劉電近前看時，見這人生得七尺以上身材，二十上下年紀，熊腰虎背，燕頤豹頭，一貌堂堂。雖然布草衣冠，卻是雞群鶴立。劉電詳看此人，知是個豪傑，又見他哭得傷慟，遂上前拱手相問。正是：

天涯一面成知己，豈是悠悠行路心？

不知劉生所見這人端的是誰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回前半絕妙，一篇鬼文章筆法縱橫，如奇峰怪石從天際飛來。蘇公若使逢當世，應作朝朝說鬼人。後半寫劉公家世情節，是文章追敘之法。筆致簡潔，另是一種氣色。可見文人胸中，無物不有。